最最难忘 zuizuinanwang

我的青年突击队情结

张芳华

人生漫漫情怀牵，青春无悔惜华年。翻开《菏泽日报》，一条重磅新闻倏地映入眼帘。伴随着《共青团中央将全面加强青年突击队建设》的醒目标题及其内涵，青年突击队对我青春的熏染，禁不住在脑海里频频闪现。

我于1965年在菏泽二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共青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仅体现在教育方针要求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上，更体现在高度的思想觉悟上。

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青年突击队的精神，则体现在了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1969年，我由于“文革”原因高中毕业未能升入大学深造，而断然返乡务农，并相继担任了民办教师和大队团支书。一个团干部的光荣使命感，敦促我下定决心，要在兢兢业业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去努力开创大队青年工作的崭新局面。随即便在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团委的支持下，建立了由共青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组成的本大队第一支青年突击队。

青年突击队犹如一盏耀眼的明灯，豁然照亮了团员青年的心田。原来只知道干活挣工分的姑娘小伙们，心中骤然燃起了献身祖国建设的火热激情，激起了让青春出彩，让人生闪光的浓浓渴望。

青年突击队的任务，就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当务之急，随时组织开展攻坚克难的突击活动。当公社的拖拉机马上要来我们大队耕翻土地，急需向待耕地块预施肥料的时候，青年突击队便密切配合生产队，迅速将一车车土杂肥运撒至田间。当夏收时节暴风雨将临，青年突击队便火速出击，连忙收运成熟的小麦，收拾正在打轧的麦场。当某项农活急需加班完成，团员青年宁肯不吃饭不休息，也毫无怨言。

1972年5月初，青年突击队毅然承担了村前一条生产路的修筑任务。几十名团员青年整齐列队，肩扛铁锨，高擎红旗，高唱革命歌曲，昂首阔步奔赴工地。大家争先恐后挖沟翻土，热火朝天整修路面，经过多半天的紧张奋战，一条崭新的道路便展现在了面前。紧接着，我们又遵照党支部的旨意，组织开展了一次义务植树活动。望着笔直整齐，两旁伫立青青白杨树的新路，人们对青年突击队的啧啧赞美声不绝于耳。党支部将此路命名为“五四路”，以体现对“五四”青年节和“五四”精神的永恒纪念。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我们村饱经了历史的沧桑，但这条路却始终不离不弃地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如今途经我们村前的延河路，正是在“五四路”基础上修建的，只是其路面更宽，跨度更长，由当年仅能跑拖拉机和农用机动车的纯土路，摇身变成了双向多条车道，能跑各种汽车的高级沥青路。其横跨的范围则远远超越了原来的地段，而跻身到了全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之中。当我驾驶新能源轿车，在该路上悠然行驶的时候，总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75年，我作为团支部和青年突击队的代表，光荣出席了地、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后，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青年突击队的历练，我们的团干部和团员青年，大都在不同岗位上创出了显著的业绩。抚今追昔，我对共青团和青年突击队愈发情有独钟矣！

正如团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青年突击队工作的意见》中所言：“青年突击队是共青团富有优良传统的光荣旗帜，承载着一代代青年为社会主义建设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青春奋斗。”在当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青年突击队定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谱写出更加壮丽的华章！

百味人生 baiweirensheng

泥　土

李春润

我们菏泽地处大平原，广袤无垠，到处都是泥土，因而泥土是最为低廉的物产了，但是我们谁又能离开了它呢？

泥土是生命的起源。传说上古时代，人文始祖伏羲，用黄土捏了个泥人，吹了几口仙气，便有了人。这个神话虽然有点传奇，但说明了人与泥土的不解之缘。

泥土是人类生存的依托。我们姑且不说种庄稼需要泥土，在没有秦砖汉瓦的时代，人们就是靠泥土堆砌的茅舍栖身立命的。

泥土是我们生命的依存。在我的记忆里，自己的生命是伴着泥土长大的。小时候与小伙伴打坷垃仗，雨后我们取泥摔哇呜，溅得全身是泥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会土里刨食了，挖地瓜、扒花生、掘洋芋等。成年后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是也少不了耕种母亲的一亩责任田，春种秋收夏管还是离不开那片养育我们的黄土地。

泥土不但养育了人类，它还是价值不菲的艺术品。考古发现，在西周之前，人们就用泥土烧制陶俑等艺术作品了。到了大秦时代，泥土的制品更是有了质的飞跃。西安附近，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更是震惊了世界，一支阵容强大的陶人陶马，在地下静静地陪伴着这个大一统帝王2000多年。制作工艺非常的娴熟精致，如果不是埋在地下，则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就这样，泥土的烧制技术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我们菏泽成武县有个残疾男孩，专注于泥塑，以大写意的风格和技艺，捏出了各种人物、禽兽，件件特色突出、风格迥异。那年他还把作品带到在海南召开的G20峰会参展，引得参会各国元首夫人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起眼的泥土，不仅是人类维系生命的物质基础，也不仅是一种可塑的简单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一个执政党的兴衰成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成功，赶走列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根本就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带领一支泥腿子军队，打出了红色江山。曾有伟人说，农民好比土地，共产党好比种子。种子只有根植于土地，才能生长开花结果。因此，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笃定，把党当做自己的靠山，倾尽所有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动，形成了势不可挡的磅礴革命洪流。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领导干部、科学家、文艺工作者等，深入基层，走进黄土地，和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长期奋战在沙漠、戈壁滩，筑起了国家国防事业的钢铁长城。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常年奔走在水稻育种一线，脚上沾满泥巴，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耕黄土高原7年之久，练就了他“人民至上”坚不可摧的执政理念。

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受腐朽没落思想的影响，忘记了初心使命，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背弃了党的根本宗旨，追求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热衷于讲排场、摆阔气、搞形式，远离了人民群众，更是不愿去踏上泥土，就连去麦田视察，还要铺上红地毯，唯恐脚上沾上泥巴，试问，这样的领导、专家去地里一趟，能办成什么事情？得到的只会是老百姓的嗤之以鼻，甚至是心底的谩骂。

泥土虽然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物质，但是，当它成为一种艺术，一种执政党的根基时，就彰显出它的价值和要义了！

曹风

晚　归

李　陶 摄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故道野葱 寻味自然

刘厚珉 王富刚

孟夏时节，一场从春天迟迟赶来的绵绵细雨降落单县高韦庄镇辖区的黄河故道湿地，野葱适逢蓬勃生发，吸引众多爱鲜味的乡亲们采挖。“别小瞧这小苗苗，葱味浓得很，炒鸡蛋、拌凉菜、当佐料，都中！”70岁的张新连老人说。

“这东西不同其他时令野菜，它是抱团生长，一簇一簇的，连着根，贴着身，一薅就出来了。”与张新连老人结伴寻味的王翠秀乐呵呵地说。

在众多野生植物中，野葱很容易被分辨出来。野葱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一般高三四十厘米，叶子长、葱白儿短细，块根呈长椭圆形，花茎直立，由叶丛中抽出，伞形花序顶生，为人工种植的大葱的“原生态”。

野葱具有特殊的辛香味儿，维生素C、磷的含量较高，有增进食欲，防止心血管病等功效，可发汗、散寒、消肿、健胃等。

单县黄河故道一带，野葱的传说皆与其疗效有关。张新连老人就讲了一个的故事：过去，有一位员外患上了癃闭症，小便点滴不通，小腹因此胀得像鼓一样隆起，日子过得痛苦不堪。请了许多的大夫前来救治，开了各种药方，都不能解决，一喝药就吐出来。家里人无可奈何，已经绝望到准备后事了，没想到忽然听见有拨浪鼓声，一位江湖郎中正巧途经此地。于是，员外的家人连忙将郎中请到家里，郎中诊完病人病情后令人找来一把子野葱，煮水给病人喝了，员外不久便排出小便。

在单县黄河故道一带，“食葱聪明”的饮食风俗沿承至今。也不知道是取了谐音的吉利话，还是认为吃野葱能够提神醒脑，待到野葱长成一虎口高，当地百姓会采挖些许给小孩子吃，希望孩子们之后能够变得更加聪明。

我跟随张新连老人回家“尝鲜”。只见张新连老人将一大把野葱洗净，连根带叶一起切碎，撒上盐和作料面，打上土鸡蛋，一起搅匀，倒进热油锅里，煎炒至焦黄即可。我守在锅灶旁，被热油激发出的葱味鲜香所陶醉，配上手工馒头，大快朵颐，奇香直抵五脏六腑，绝对是饕餮盛宴所不及的。“抓一把小野葱，蘸上西瓜酱、黄豆酱、甜面酱，更得味儿。”随着张新连老人的引导，我仅抽出一棵野葱，蘸了一些黄豆酱，放进嘴里，轻轻一嚼，一股子浓烈的辛辣气直冲鼻腔，险些逼出泪来。看到我的窘相，张新连老人呵呵大笑，说：“吃的就是这股子冲味儿。”

不过“冲味儿”过后，口腔留存的都是葱香和酱香交织成的鲜香。这本是季节的味道，也是美丽的乡愁。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夏夜流萤 灿烂哲思

王珉

那年，我在南半球的新西兰旅游，亲眼见到怀托摩萤火虫洞后，就对这种生生不息、延续后代的小生灵心生敬畏。夜色渐浓，乘船进入溶洞，墨般的幽暗染遍了形状各异的钟乳石和石笋，无数点光，在夜色里闪闪烁烁，头顶似乎有梦幻的星河在盈盈流动。星河倒映水面，如“万珠映镜”，让人惊叹戏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世外桃源”。新西兰政府禁止参观的人们在地表30米以下的虫洞，使用摄影摄像等发光设备，保持其原始的生存环境，这份纯净、纯粹的美好，让这些平常而又弱小的生命，实现丝网交缠的荧光之美。

而在中国的朗朗月夜，萤火虫也像夜的天穹漏下的星光，在人们眼前一流一闪。我在公园散步时，想起汪曾祺曾说：“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耳畔忽传童谣：“萤火虫，挂灯笼，飞到东飞到西，一直飞到上天宫……”目光游移在深蓝的夜空和蝉鸣的枝叶间，流萤用冰蓝之光穿透浓墨黑夜，不停飞舞，不停流动。

记忆里的夏夜，我喜欢和小伙伴看鬼片，却也怕“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母亲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后来，她给我一个透明的玻璃瓶，让我捉萤火虫。萤火虫似睡眼惺忪的美人，有时霍然飞动，恰似刮起一阵小旋风，旋转一圈，又重返原地。草丛中隐匿着微微发亮的萤火虫，捉到一只就放瓶里。捉满时光亮足以照亮前行的路。只要有萤火虫“点灯”指引，我就不怕魑魅魍魉。萤火虫腹部末端，闪烁着光亮，忽明忽灭，颤颤飞动，释放着自我的光芒，如揽星月入怀。

那年临近大学毕业，我瞅着身边同学都谋得满意的工作，但自己却被心仪的单位拒之门外，心急如焚。苦闷徘徊校园时，一盏“小灯”在我身边绕来绕去，“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不一会儿，萤火虫越来越多，成群的流萤，忽明忽暗，像是圣诞树上装饰的彩灯，又像银河里“眨眼”的星星，此起彼伏地包围着我，再现“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璀璨壮美。绿晶晶的荧光，闪耀在黄褐色的腹尾，柔柔地托着一盏“小灯”，幽渺情韵古典而温馨。作家迟子建说：“我坐在竹林里，坐在月光飞舞、萤火萦绕的竹林里，没有了人语，没有了房屋的灯火，看不见炊烟，重返自然的亲切感多么让人留恋。”流萤提着吉祥的灯笼，寻寻觅觅，美妙光影把深邃的夜色点缀得极富想象力。

萤火虫像穿越夜空的神明，照亮那时迷惘的我。如此幼小的生命，尚能做到以点滴之光穿透黑暗，而我一个毕业生，却不及它在黑夜里寻找光明，实感有愧。凝望飞翔的光点，划过寂寥的天空，幽幽碧光，给我以希望。我回味起“囊萤映雪”的典故：晋车胤家贫，夏夜练囊盛萤，用来照明读书。古往今来，先贤闪耀，一代一代地走了，萤火虫却没有泯灭，虽然只有五天生命，但体内蓄积着亿万年前的光，摆脱城市喧嚣和灯火，心无旁骛地在暗夜流光。

“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在萤火虫的照亮下，我从低谷走出，考上当地广播电视集团。回想当年，人的一生何尝不像萤火虫，时而发光，时而晦暗，需要永葆萤火虫发光的姿态，才是人生的格局。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石榴花开忆奶奶

陈赫

初夏时节的周末，我来到公园。一入园中，淡淡的花香便扑鼻而来。石榴花开，远远望去，像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又像是绚丽的晚霞。那满树的火红摇曳多姿,随风翩翩起舞，让我不由地记起了奶奶。

奶奶家里就种着很多的石榴树，那些石榴花，总在夏日唱响火红的乐章，一如记忆中，奶奶哄我入睡时哼着的歌谣。

我和奶奶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大约只有十几年。真正算起来，记忆里能想起的奶奶不过只有三五年。

时光里的奶奶，总是梳着一丝不苟的头发，温雅而干练。她的衣服从来都是平整的，见不到一丝污垢。农忙时候，她会起的很早去田里干活。那时候，我们农家人大多是不修边幅。尤其是这种时节，更不会有人注重仪表。在地里刨食的年代，多少人都靠着这一亩三分地活着，庄稼是莫大的寄托。高强度的劳动，早就压迫了爱美的心，又有谁会在意活的精致与否。

但是奶奶却从不这样。她会很小口地喝水与吃饭，就是累了，也从不席地而坐，会找东西垫在地上。别人与她交谈，她会微笑着，轻声细语的回复。后来我长大一些，读着戴望舒的《雨巷》，总会想起奶奶的微笑，我想奶奶应该就是，那丁香一样的江南姑娘。

奶奶一生极其善良，小小的院子里总是种满了各种花。她信教，每个周末都会去集会，回来就安静的祷告。家里有一本厚厚的《圣经》，小时候我问奶奶：“怎么会有那么厚的书？”奶奶说：“人世间有多少善良，都在这本书里，你说这本书能不厚吗？”那时候，我不懂奶奶的意思。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在奶奶的眼里，人世间她只会看到善良。

奶奶的变故，是发生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奶奶听说，在几公里以外的村子，可以给人家弹羊毛挣钱。奶奶为了贴补家用，

也加入了这个队伍，起早贪黑，风霜雨雪。在工作后不久的一天，奶奶在操作机器的过程中，把大拇指生生地绞在了机器里面。等我放假回家，再次见到奶奶的时候，奶奶带着厚厚的手套，微笑着问我学校里的情况。

我们都以为奶奶很坚强。断指的几天后，奶奶就对大家说，她没事，不用天天陪着她，她已经想开了。那段时间，她真的恢复了往日的状态，大家也都放心了。终于有一天，所有人都去地里干活了，奶奶说，今天她留家里做饭。

等到中午，爸爸第一个回家，发现家里的大门反锁，爸爸使劲拍门，也没人应答。爸爸直接翻墙而入，看到了他一生中最崩溃的场景。

奶奶选择了一种最痛苦的方式离开。我们都知道她要强，可我们都不知道，她那么要强。一点缺失，就足够要了她的生命。

又一股石榴花的清香扑入鼻中，我看见蜜蜂在花上采花酿蜜,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而奶奶，又唱起了那支歌谣……我多想她再拍拍我，哄我入睡啊。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少年愁长成了乡愁

王亮

小时候，
少年哪知愁？
山间河汊肆意玩耍，
鸟兽鱼虫与我同游。
春夏秋冬皆识心意，
风霜雨雪尽为挚友。
涂抹一脸泥巴，嘴角上扬爬角楼。
顺藤摘得香瓜，哨声嘹亮攀垂柳。
房后酸枣引蝉鸣，哪个少年堪知愁？

少年时候，
少年亦知愁。
山路崎岖坑洼泥泞，
大河蜿蜒风急浪陡。
风餐露宿农人常态，
旱涝年岁五谷歉收。
偶得新书三两，包裹书皮藏案头。
求来新知一二，反复诵读记心头。
青山之外有高楼，哪个少年不知愁？

如今时候，
又忆少年愁。
群山环绕如拥如抱，
携青揽绿亦是风流。
庭院落锁故人不再，
音容笑貌如鲠在喉。
鸟雀起舞翩跹，缘由筑巢在枝头。
时光斑驳温柔，犹唱岁月悠悠。
终立潮头唱大风，再劝少年勿复愁。

岁月烈酒，
终酿乡愁。
河湖链珠赋予丰饶，
窈窕肠径豁然通幽。
山涅凤凰绣织千里，
势如龙盘商比星稠。
壮士高歌猛进，变化鲲鹏再回眸。
谁谓故乡遥遥？扬帆扁舟亦顺流。
少年之愁俱得意，再谓故乡何所愁。